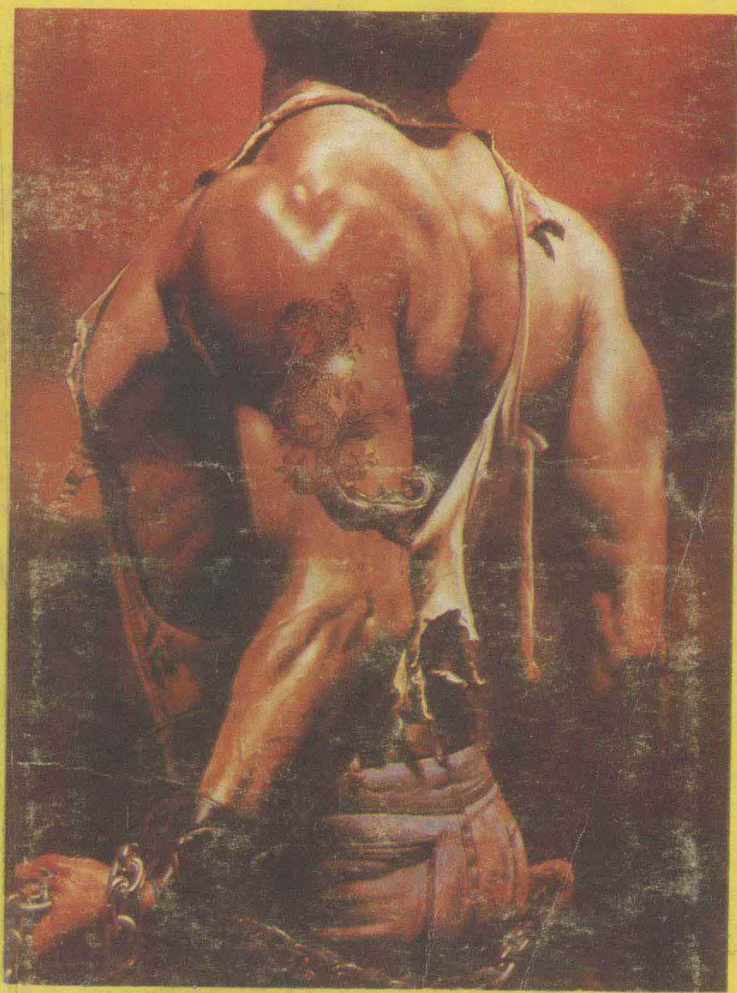


萧逸

上

十二神拳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十二神拳

萧逸

上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十二神拳

萧逸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建设日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18 印张 374,000 字 1988年2月 第1版
1988年2月 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0,000 定价：4.80元（全二册）

ISBN 7—202—00150—0/I·19

出版说明

萧逸，本名萧敬人，现居美国，是海外极负盛名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，创作武侠小说近30年。他的作品以独特、新颖的风格，感人的情节，宏大的历史背景，博大精深的武学，历史知识，奇特的武功，加之入木三分的人物心理刻画，和激烈的武打对阵场面，生动的语言形象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各武术派别间的历史渊源，表现出人类对真、善、美的追求，揭示了正义终究压倒邪恶的历史必然规律，从而了解历史一斑，使人开卷有益。

《十二神拳》是作者别具一格的力作，它围绕着神秘的武林奇书《上天梯》，黑白两道展开了激烈、残酷的争夺，其间充满正义、无私、勇敢与邪恶、阴险、狡诈、淫荡之间进行的斗争，描写了青年男女间真挚的爱情，塑造了周洛及同时爱他的四位少女陶丹凤，辛梅，庄蓉，桑虹等一代武林新秀的形象。

萧逸先生杰作众多，硕果累累，读者遍及海内外各个阶层，如《春江万里情》、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甘十九妹》、《饮马流花河》、《无忧公主》等，无一不是脍炙人口的上乘佳作。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二月

荒烟、蔓草、斜阳。

斜阳躺在广阔无边的原野上，更见烟如织，草萋萋。

就在这苍茫的原野中，一条洪荒的古道，懒懒地向北蜿蜒伸展开去。极目处，忽然出现了一白一黑两个小点，有如星丸飞驰般而来。近了，近了，原来是两骑奔马，前面一匹白马上，是个衣衫褴褛的少年，后面一匹紫骝马上，是个劲装的黑衣女子。

两骑马来得好快，眨眨眼，已来到切近，只见那少年奔马虽快，却任由马缰挂在鞍桥之上，他倒背着双手，愁眉苦脸；后面那女子面目姣好，但满面铁青，柳眉倒竖。

忽听得哗啦啦水声响亮，转过一个小丘，前面已是一江阻路，那少女一声娇喝：“站住！”随见她右手一扬，两马之间，一条绳子已拉得笔直，白马上少年登时被拉落马下。那少女也从那紫骝马上飞起，落在道旁。两匹马却冲前了数丈，才收住势子，接连两声长啸，早惊得岸边林中归鸦鼓噪，绕树盘旋。

原来那少年是双手缚在背后，长绳的一端，握在那少女手中。

那少年蓦地里不防，被她拉下马来，额头早被石子划

破，登时血流满面。少女啊了一声，倒竖的眉儿一弯，奔过去将他扶起，说：“师哥，我……是无心。”

她忙取出手绢替他拭去脸上的血，再给他敷上金创药。

少年凄然一笑，道：“师妹，这点小伤，不要紧。”说着，已长长一声浩叹。显然他是在说：“你既然这么关心我，刚才又何必凶霸霸的？”

他脸上血渍擦去了，已可看出他清秀的面上，虽然有愁苦之色，但仍难掩他逼人的英气。

当真怪得出奇，他不是已成了阶下囚么，只看那少女先前竖眉青脸，直似恨不得要将他置于死地，不料这一点小小的伤，她却又这般痛惜起来。

少女不但对这少年甚是痛惜，而且她敷好了药，抬起头来，目中已现了泪痕，也幽幽一声长叹，道：“谁教你这么狠心，竟对我爹下了毒手，你……我父女哪点错待了你！”

几句话工夫，她已泪流满面，最后一句，更是有似从她咬紧的牙关中迸出来的一般，眉梢儿也渐渐扬了起来。

那少年惶急道：“师妹，我是冤枉啊，我身负血海深仇，蒙恩师救出虎口，传我一身武学，又得师妹你不弃，数年来，花前月下，已作山海之盟，我便结草啣环，也难报大恩于万一，哪会……”

哪知他还要往下说时，那少女已恨声娇斥道：“你便说得天花乱坠，也不能狡辩，杀死我爹的银梭，分明是你之物，且无别人进入我爹爹房中，而天下英雄都亲自见你进房，你还狡辩得了么？”

忽听叭嗒一声音，少女右臂挥处，少年脸上早多了一条血痕！

原来她雷光石火般，抽出马鞭，狠狠地一劈！只见血痕中已渗出血来，霎时又流了满面。那血痕斜斜地横在少年左眼之上，若她再重一点，少年的眼珠必要破裂！

那少年强忍着痛，哼也没哼一声，难怪他一身衣衫破烂，显然是被她鞭子抽烂了的，当他应鞭而倒之时，已可见他破衣纷飞中，胸背臂腿之上，露出了一条密如蛛网的伤痕，有的鞭痕犹新，有的已是乌黑。

那少年身形半滚，已又坐起，他目中虽现凄惶，却又无乞怜与怨恨之色。

少女怒气兀自不消，咬牙说道：

“要不是你杀了我爹爹，真金不怕火，那你为何逃走？”

少年轻声叹道：

“师妹，那时大师兄硬指我是弑师的凶手，不容我辩说，立即要将我置诸死地，更有天下英雄将我团团围困，我我……我死不足惜，但我血海深仇未报，那时我想……”

少女斥道：

“你以下犯上，大逆弑师，武林中人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他们自不袖手，这般不过仅是道义之交，但已义薄云天，哪像你人面兽心！”她越说越气，早又鞭如雨落！

少年反缚着双手，哪能闪避，但他显然也不想闪避，只紧闭着双目，但见鞭鞭见血，破衣片飞卷，才十来鞭，少年已成了个血人一般，已不见他动弹！

少女啊了一声，是她气已消了不少，见少年已不动弹，

怔了一会，霍地丢下鞭子，扑到少年身旁，叫道：“师哥！师哥！”少年分明已晕过去了。那少女忽然两手蒙着脸，哭了起来。

想她以往对这少年爱到极点，现下却是她的杀父仇人，恨也恨到极点，爱恨交加，自是柔肠百结，反复无常。

那少年悠悠醒了过来，轻轻一叹，少女放开手，忽然扑到他身上，将他紧紧搂住，哭道：“师哥，你没死啊？”

少年啊哟一声，他已遍体是伤，怎禁得住她这紧紧地一搂。少女也发觉了，忙将手放开，又取出药来给他敷上。

少年叹道：“师妹，你还信不过我么？那时并非我想逃走，心想我死本不足惜，只要我能报了我那血海深仇，那时，那怕再回来领死呢。”

一言未了，那少女眉毛又扬了起来，牙关也渐渐咬紧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若未下毒手，怎会愿意去领死，你这不是自己招认了么？”

少年凄然叹道：“师妹，你听我说啊，那时大师兄硬指我是凶手，厅中那多武林前辈，又异口同声，听信了大师兄之言，我是百口难辩，早迟我也是一死，不如回去死在恩师墓前，追随恩师于地下。”

那知少女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你说得多好听啊，早迟也是一死，哼！我爹爹命你继掌我派门户，将我们中唯掌门人才能得传的十二神拳传了你，别说大师兄和我不是你的敌手，那日武林前辈虽多，不是也擒你不住么？若非师伯闻讯下山，你现下怕早逃得无影无踪了。”

这少女又越说越气，少年颤声浩叹，显然他在强忍痛

苦道：

“师妹，我虽传了十二神拳，要知我功力仍浅，那日我门中传位大典，因恩师领袖天下武林，故而各门各派的掌门人齐来观礼道贺，他等皆在客位，又有大师兄和你在场，怎好管我门户中？事师妹你且回想，那日他们不是只拦截，其实并未出手么？不然我岂能脱逃？”

他又凄然苦笑，他满面是血，苦笑也更凄绝，继道：

“师妹，再说，我不是仍未能逃出大师伯的手法，被他擒来交给你么？”

那少女似乎已被他言语所动，又像沉缅在回忆中，迷惘地望着面前的江水。江水映出的晚霞，已黯淡了下来，愤怒的江涛，在晚风中更见嘶哑，天色也渐渐黑下来了。

少女动也不动，原来往事历历涌上她心头，他说得不错啊，他出身在显臣之家，他爹原是金陵城的九门提督，只因大明虽定都金陵，但元朝未亡，徐达尚用兵中原，扫荡群雄，常遇春也才攻克开平，将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逐走和林，是以天下不过初定。这少年名叫周洛，他爹乃大明功臣，随朱元璋转战南北，立下汗马功劳，得封为九门提督，却也因此结仇如麻。就在洪武二年，被仇家邀请了十数位武林高手，夜入提督府，将他一家满门百十口，刀刀斩绝。幸得括苍派的掌门人丁兆雄路过金陵，所居客栈恰在提督府侧，闻声出视，将周洛从虎口中救出，并将他带回浙南括苍山，收为弟子。

这括苍一派，本是少林旁支，乃百多年前少林的俗家弟子所创。要知少林武功虽然博大精深，但难免固步自封，这

括苍派开山祖师，因是俗家弟子，却能博引旁通，取他派之长，是以青出于蓝，倒胜于蓝，百年以来，皆领袖江湖。那周洛被丁兆雄收为门弟子，不过才十五岁。他乃将门之后，武功已有根底，又天生异禀，且身负血海深仇，哪会不日夜苦练，故而短短四年，即已尽传所学。丁兆雄见他禀赋奇佳，心性更好，便决意由他继承掌门，一日便唤来周洛，向他说了。

那周洛少读经史，知废长立幼，乃致乱之由，便再拜而辞。那丁兆雄却道：“你师兄弟五人之中，唯你的禀赋乃上上之选，将来必可光大门户，且心性灵智，他四人亦不及你，为师已考查了数年，主意已决。”说着，忽然又一声长叹。

周洛才要坚辞，哪知丁兆雄已道：

“以往你一再问我你家的仇人是谁，为师始终不言，你知原故么？一者怕你得知仇人，不能忍耐，不能安心练武，而且以你的功夫，虽已不在你四位师兄之下，但仍非仇家敌手，你要报大仇，非传我十二神拳不可。当初为师救你，乃是看在你爹爹驱除鞑子，复我汉族河山，功在华夏，虽然他杀人如麻，但却是为了保国安民，这才将你救来此地，传你武功，助你复仇，难道你不想报此血海深仇了么？”

周洛早已泪流满面，这才再拜谢师。要知那十二神拳，乃括苍不传之密，威力至大，除非是掌门人，才能得参奥奇，用意乃是怕门户中人良莠不齐，以之立威执法。这十二神拳又名护法神拳。当下丁兆雄即带他在祖师神位前叩头行礼，即日将十二神拳传授。丁兆雄年已花甲之外，但仍矍铄，本不用急急传位，但想要让周洛在他有生之年，早日报

了大仇，若不传位而使用神拳，便有违门规，故而那日同时已命门下弟子遍邀各门派掌门人前来观礼。其实是丁兆雄用心良苦，他想让周洛前去报仇之时，得到各派之助。

哪料祸起萧墙，变生莫测。到了传位那日，各名门正派的掌门人齐集括苍，只待半时，即要举行传位大典，那丁兆雄沐浴已罢，正在更衣之时，周洛的大师兄樊荣突传师命，命周洛入内。

哪知周洛进房，竟发现他师傅横死就地，穿胸炸成了一个窟窿。丁兆雄对他严师若慈父，且恩同再造，一见师傅惨死，登时晕了过去。待他醒转，放声大哭，才要奔出告诉大师兄，恰见大师兄已领着三个师弟，后面跟着各派的掌门人前来。忽见一条人影穿门而入，扑到丁兆雄尸体之上，只哭得半声，已昏厥不动了，原来是丁兆雄的女儿丁惠兰。这几年来，周洛与丁惠兰情爱已深，见她恸绝，差点又晕了过去。

这时那四位师兄弟包围着师傅的尸体，那多武林高手已惊诧骇异，皆因都知丁兆雄并无仇家，且武林中，论武功无人能出其右，死得不是太奇怪了么？

大师兄樊荣已将丁惠兰扶了起来，忽听他啊了一声，跟着怒喝道：

“好哇，周洛，原来是你毒手弑师！”

他喝声出口，便连周洛的另外三位师兄也不相信，齐都一楞！樊荣却早将丁惠兰放下，拔剑在手，快如电闪般攻出三招！周洛立被一片寒光罩住！

他虽在恸哭之时，但他武功不在大师兄之下，忙哭道：

“师兄，你怎么冤枉我？”身形连番闪动，便已躲过。

忽见人影一晃，无极门中的掌门人甘棠甘老英雄，已拦在他身前，道：

“樊老弟且慢，令师已遭不测，追查凶手要紧。”显然他不信周洛弑师。

那武林群雄亦同声说道：“甘老英雄说得是，樊老弟别误会了。”

樊荣一见十多位前辈皆不相信，便不再进逼，只见他一俯身，从地上拾起了半支银梭，道：“各位前辈请看，我师傅可是死在这银梭之下么？”

这些位武林英雄之中，无极派的掌门人甘棠与丁兆雄交情最厚，对周洛的人品心性也时加赞许，绝不相信周洛弑师，是以出头劝阻，现下他一见银梭，也登时呆住了。

原来那半支银梭仅尖端仍完好，后面却成了喇叭口，樊荣拿在手中，兀自还有血从那银梭上滴下！

这银梭乃是括苍派独门暗器，梭长五寸，上面刻有碎纹，头尖尾空，要内家真力已到了火候，才能使用，那真力贯注梭内，打中物体，真力遇阻，立即炸裂开来，威力之大无比。丁兆雄因要助周洛报仇，特将这银梭传了他，甘棠也曾听丁兆雄说过，登时也啊了一声！

樊荣嘿嘿冷笑道：“各位前辈请看，这银梭是本派独门暗器，师傅只传了周师弟一人，我们全都不会使，证据已在，他还能强辩么！”

周洛也早骇呆了，不由自主伸手向腰间一摸，果然腰中的五支银梭，已少了一支！

忽听到丁惠兰大哭道：“原来你人面兽心，杀我爹爹！”

只听铃琅琅响亮，拔剑扑出；更见周洛的另外三个师兄，亦齐将长剑握在手中，一时室中寒气砭肤！

樊荣却喝道：“且慢！”右手剑反臂一挫，将丁惠兰的剑荡开，人也被震退，右手斜斜拍出一掌，他三个师弟也立被挡回。说道：“谅他也逃不出手去，各位前辈请听，先前周师弟进屋，乃是大家亲眼所睹，此外并无他人进内，这不也是铁证么？”

周洛在堪堪恻绝之时，再被冤屈，只急得他泣不成声，哭道：“师兄，我进屋之时，恩师已尸横地上……”

甘棠甘老英雄忽道：“樊老弟，只怕此中别有缘故，想令师对你这位周师弟，恩同再造，爱逾慈父，便他是万恶之人，也万无杀师之理！”

樊荣冷笑道：

“甘老英雄说得虽是，但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照他所说，他进屋之时，师傅已死，若不是他下的毒手，怎会不立即出来报信？各位前辈明鉴不过，刚才是他久久不出，我要不是命二师弟前去相请，还不会发觉么。再说，各位前辈见多识广，当今武林之中，还有谁会这银梭暗器？就有会使这种暗器的人，暗中潜入，晚辈等年轻功浅，发觉不出，难道还能瞒得过各位前辈么？”

樊荣这几句话一说，这般武林群雄，哪还有不信的。要知若有人怀疑另有凶手，也就无异承认自己无能，承认自己见闻不广，连那老英雄甘棠也不敢言语。

樊荣瞧得明白，早喝道：“周洛，你还不束手就缚，师弟们围住他！”

丁蕙兰早哭得声音都哑了，她手中剑后发却是先至，宝

剑如虹，向周洛当胸刺去！

周洛哭道：“师妹……”四个师兄的长剑却化作一片光幕，已自左右向他圈来！

周洛在这刹那间，已闪电般想道：“我身负血海冤仇，恩师又死得不明不白，我不能死！”本门剑术，他自是了如指掌，且他剑术上的造诣，并不在四位师兄和他的这位师妹之下，一见五剑圈来，霍地一咬牙，一掌向上崩出，只听一声暴响，屋瓦纷飞中，周洛身形已杳。

樊荣腾身而起，喝道：“快追！小心他的护法神掌！”身法亦快如石火电光，最后一句，已是自屋顶之上传来！

但听嗖嗖嗖风声，丁蕙兰与三位师兄相继追了出去！

武林群雄相顾骇然，括苍派以往与世无争，虽说领袖武林，却皆未见过施展，不料人家门下的弟子，武功剑术皆这般了得，尤其周洛在五剑凌厉环攻之中，这室中能有多大，分明他要想闪避也不能够的，哪知他身飞拳崩，竟遥空击穿屋顶，轻易逃出手去！

只见甘棠明白周洛是施展神拳脱身，但也骇然，忙道：

“各位快走，我们虽然不能干预人家门户中事，但也帮他们截下周洛，查明真凶！”

各位相继由破洞中飞身而出，只见六人已落到屋前草坪之上，五支剑化成了弥空紫罩，卷地寒涛。但周洛的四位师兄显然怕他的护法神拳，皆是剑招递出，立即滑走，只丁蕙兰连哭带喊，声声血泪，进身抢救！

周洛不敢还手，却好在四位师兄对他心存顾忌，不敢近身，这才能勉强躲闪，也哭道：“师兄、师妹，我是冤枉

啊，你们杀死我不要紧，岂不令师傅死不瞑目么？”

只听樊荣嘿嘿连声：“铁证俱在，你还敢强辩！”丁蕙兰更骂不绝口，一剑紧似一剑，她只攻不守，威力自更大增！

说时迟，十多位武林前辈早到，在外远远圈住了！周洛心头一凉，先前他出屋之时，若即刻逃走，本是极易，但他心性淳厚，又因变生突然，心慌意乱，慢得一慢，立被樊荣赶上。现在一见十多位前辈已圈住了外层，再想逃去，势比登天还难了。他心中一慌，丁蕙兰剑似游龙，已自左面攻到，他心中气已浮，才向右闪，陡觉左臂一凉，已然着剑！

原来樊荣看得明白，剑招由实变虚，乘虚而入，周洛左臂已被划了五寸多长一条口子，登时血如泉涌！

丁蕙兰一见周洛着剑，她刚才恨不得将他毙于剑下，竟暖哟一声，停剑不攻。但另外三支剑却早分两面攻到！樊荣更剑尖上撩，刺腹点咽喉，周洛若不还手，眼看就要立死四剑之下！

就在这危如一发之顷，周洛一咬牙，喝道：“大师兄小心！”不顾身后身侧的三隻利剑，一拳向樊荣崩出！

樊荣剑已刺到，闻声知他施展神拳，忙不迭撤剑暴退！

若然周洛先出拳，后发声，同时声随拳崩，身后身侧的三支利剑必可躲过，但他乃是迫于自救，才发出神拳，他怎能伤害师兄。这么一慢，只听得嗤嗤嗤三声，左臂和背上，早又着剑，还幸他是在冲出的刹那着剑，剑伤有分许深，饶是这般，他也成个血人了。更不怠慢，脚点地，早又纵出三

丈，同时叫道：“前辈请让路！”右拳晃处，无巧不巧，眼前正是甘老英雄，他本怀疑丁兆雄死得蹊蹊，并非周洛所为，故意急躲。周洛又岂是真个崩出神拳，立即如飞逃去！

这几下免起鹤落，快似石火电光，丁蕙兰提剑要追，不料樊荣已将她拦住，同时喝止了三位师弟！

甘老英雄暗暗纳罕，丁蕙兰跺着脚哭道：“你！放他逃走？”樊荣的三个师弟显然亦是性情中人，个个泪流满面，要追，又不敢违抗师兄。

樊荣忽然长长一声叹，两眼却盯在丁蕙兰面上，说道：

“师妹，我那会将他放过，怪只怪师傅认错了人，要立他为掌门，他已传了护法神拳，我们怎是他的敌手，追去也是无用，好在师伯该到了，只要师伯一到，还怕不手到擒来么？”

甘荣闻言，忽地心中一动。不料这刹那间，只听草坪边的一株大树之上，有人哼了一声，跟着飘然落下一个老人，须眉尽白，葛衣芒鞋。

他蓦可里一现身，这么多武林高手竟不知有人在树上，全都吃了一惊。丁蕙兰却早扑了过去，叫道：“师伯，你替我作主！”樊荣与三个师弟也全部跪倒叩头。大家才知道这白发老人是丁兆雄的师兄。

江湖上都知道丁兆雄有位大师兄，人称白头翁，但却全都没有会过面。他飘落地上，才发现这白头翁不但须眉皆白，而且面如白纸，但脖子上的肤色却又与常人无异，登时都明白人称他白头翁的由来，想是他自幼即患了白癖风之故。

只见白头翁炯炯双目，向面前的四个师侄一扫，道：“

“都给我起来，惠兰，他说得不错，只怪你爹收徒不择人，哼！”随向四外的武林群雄一拱手，道：“敝派变生不测，貽笑武林，老夫好生惭愧。”

这门徒杀师，以下犯上，当真是武林中绝无仅有之事，大伙儿都不好言语，只得拱手为礼。甘棠老英雄却上前两步，拱手道：

“这位想是白头翁了，老朽甘棠，与令师弟相交莫逆。”

白头翁道：“久仰老英雄肝胆照人，幸会幸会。”

甘棠略一犹豫，道：

“本来贵派之事，老朽不敢妄言，但老朽既与令师弟数十年道义之交，有话却也不敢不言，不然也对不起死者。今日令师弟遭此惨变，只怕另有原因，现下白翁驾临，必能查个水落石出，死者也定能瞑目，我们不敢打扰，就此告辞。”

甘棠此言一出，群雄虽然苦于走不是，留下又令主人难堪，忙随声告别。

白头翁道：

“老英雄果然肝胆照人，老夫多谢了，只是待慢了各位。”随即拱手送客。

待这般人一走，白头翁面色已是白中透青，立即吩咐四个师侄，分两路向西南方追赶周洛，并同时查访是否另有仇家。他则带着丁惠兰向北追赶，六人下了括苍。白头翁更一再叮咛，若然擒住周洛，不许伤他，务要带返括苍，由他发落，随即各人追赶而去。就在今日天明时际，白头翁和丁惠兰